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一大”前后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二)

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一大”前后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选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一、为了有助于我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我们将陆续出版一套“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丛刊按专题由各有关单位或个人编选。《“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是这套丛刊中的一种。

二、本书选编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有关建党活动的部分资料，供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参考。

三、本书共分两册：第一册选编了当时的有关决议、党刊和革命报刊的社论、书信、报告和文章等；还选了有关的综合资料作为附录。第二册主要选编了当时一些亲身经历者后来所写的文章、回忆录和访问他们的记录。

四、为了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况，第一册资料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第二册资料，按各地党组织建立时间的先后次序排列，属于每个地区的回忆材料，则按回忆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编排，凡未注明时间的一律排在后面。回忆材料，由于时隔多年以及各人后来的经历、政治观点的不同，因而对某些史实的回忆和认识有不一致的地方，望读者注意。

五、所编选的资料完全保持原来的面目，只有对篇幅过

长且和本集内容关系不大的材料才采取节录的办法，对于明显的错别字或缺漏字作了一些订正，订正之处分别用〔 〕【 】标出。原件印刷不清或字迹模糊的地方用□标出。对于书中一些笔名、著述时间等作了简要的编注。

六、本书所选资料，凡是现在容易找到的都只把题目列入目录，标明出处，不印全文，在目录中的题目前以 * 表示的均属此类。

七、本资料在搜集过程中曾得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广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党史教研室、北京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北京化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党史教研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军事学院党史教研室、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以及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山东诸城王尽美故居纪念馆等单位一些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缺漏在所难免，待以后补充。在编辑上也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参加本书选编的是高军、夏燕月等同志；参加本书资料搜集和校阅的有沈庆林、时光、姜华宣、周承恩、刘埜、陈其明、邵维正、周子信、胡庆云等同志。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李 达 (1)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六平武武一》)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
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李 达 (6)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 (《国争青义主会共国中》)

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陈望道 (19)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 (《国争青义主会共国中》)

杨之华的回忆…………… (25)

(一九五六年九月)

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林伯渠 (31)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施复亮 (33)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党成立时期浙江的工农运动……………徐行之 (38)

(一九五七年三月)

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沈雁冰 (44)

(一九五七年四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

情况……………李 达 (50)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王会悟 (56)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目 录

关于渔阳里六号的活动情况……………许之桢 (58)

(一九五九年六月)

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邵力子 (61)

(一九六一年七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

一些情况……………施复亮 (71)

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王会悟 (76)

……………

邓中夏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

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 (79)

(一九三〇年六月)

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

……………朱务善 (86)

(一九五六年六月)

于树德的回忆…………… (108)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和党的“一大”……………刘仁静 (113)

(一九五七年四月)

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朱务善 (118)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日)

目 录

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 (122)

(一九七一年)

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罗章龙 (184)

(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

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罗章龙 (195)

(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月)

回忆党的“一大”……刘仁静 (207)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十七日)

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刘仁静 (217)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张中府 (220)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

对“觉悟社”等问题的解答……刘清扬 (227)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四日)

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邓颖超 (232)

(一九五七年五月)

毛泽东回忆党的“一大”前后的思想
和活动…… (238)

(一九三六年)

目 录

- * 回忆新民学会……………李维汉
(一九七九年)
(见《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 回忆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248)
(一九七九年五月)
- 有关新民学会(在湖南)的史料
数则……………易礼容 (253)
(一九七九年七月七日)
- 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罗章龙 (256)
(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
- 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易礼容 (280)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
-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陈潭秋 (285)
(一九三六年)
- 创立中国共产党……………董必武 (292)
(一九三七年)
- 武昌利群书社始末……………廖焕星 (296)
(一九五三年)
-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
的回忆……………包惠僧 (303)
(一九五三年八、九月)

目 录

- 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
项英烈士……………包惠僧 (322)
(一九五四年二月九日)
- 回忆渔阳里六号和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包惠僧 (352)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八日)
- 党成立前后武汉地区的一些
情况……………吴德峰 (356)
(一九五六年)
-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董必武 (360)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365)
(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
问题……………包惠僧 (372)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
- 回忆党的创立时期……………包惠僧 (379)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
-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包惠僧 (382)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 * 党的“一大”前后……………包惠僧
(一九七九年七月)
(见一九七九年《百科知识》第二期)
- 山东党组织的发端……………马保三 (392)
(一九五一年七月)
- 党创立时期山东地区的一些情况
……………贾石亭 (396)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 党成立前后山东地区的一些
情况……………马毓塘 (400)
(一九五七年)
- 党的好儿子——王尽美同志……………黄秀珍 (403)
-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摘录)……………公 博 (409)
(一九二一年八月)
- 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412)
(一九四四年)
- 包惠僧的一封信…………… (432)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

情况 梁复然 (443)

(一九六二年三月——一九六四年五月)

谭冬青的回忆 (458)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 谭天度 (460)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月)

袁振英的回忆 (467)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月)

谭竹山的回忆 (480)

(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月)

郑佩刚的回忆 (482)

(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月)

对广东党组织成立情况的回忆 陈伯衡 (487)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

周佛海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491)

(一九四二年一月)

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前后 张秀熟 (495)

(一九五四年)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廖焕星 (502)
 (一九五三年)
- 回忆赴法勤工俭学和旅欧支部……萧 三 (511)
 (一九五七年四月)
- 回忆旅欧总支部的一些活动……………何长工 (517)
 (一九五八年)
- 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萧 三 (519)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日)
- 对世炎的回忆……………李立三 (524)
 (一九六〇年九月三日)
- 郑超麟谈赵世炎和旅欧支部…………… (531)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 尹宽谈赵世炎和旅欧支部…………… (539)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 关于旅欧支部活动的几个问题……赵世兰 (545)
 (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
 回忆……………张申府 (548)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九七八年九月)
- 谈赴法勤工俭学和社会主义
 青年团旅欧支部……………蔡畅 (555)

目 录

傅钟谈旅法勤工俭学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旅欧总支部..... (559)

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

情况陈公培 (564)

马林赴华回忆..... (568)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李 达

1. 一九二〇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开会,到会的人数包括国际代表威丁斯基(译名吴廷康)在内,约七、八人,讨论的项目是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当时在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十一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之邀,前往广东作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组党的集会,一直是在老渔阳里二号举行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党成立代表大会开会以后,成立了中央工作部,推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此时所说的组织是指工人的组织说的)。九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来

* 本文摘自李达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题目是编者加的。

任党中央书记，他住在老渔阳里二号（他的家是住在楼上的）。中央三人的集会，是在老渔阳里二号楼下客堂，或统厢房举行的。事实上，中央工作部只有三人，别无办事人员。三人的聚会很简单，在九月至十一月这三个月内，经常讨论向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他们住在英租界）汇报工作问题。十二月间，马林和尼可洛夫回莫斯科去了。一九二二年一月间，张国焘在北成都路靠街的一座单幢房屋内所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为受到英捕房的查询，立即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招牌取下，遣散其中的几个办事人员，他自己溜到北京，要邓中夏同志在北京主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是张国焘就到莫斯科去了。这时候中央工作部只剩下陈独秀和李达两人，两人聚合很便利，有时在陈独秀寓所商谈，有时在李达寓所商谈。

李达一直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他主编《中国CP》月刊和人民出版社丛书，各地组织的文件都寄到这里，各地同志的接洽也先到这里。陈独秀经常来到这里看阅各项文件。

一九二二年一月下旬，法租界巡捕房到老渔阳里二号把陈独秀捕去了。为了设法营救，我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我记得张太雷同志为此事，专从北京赶来上海，我们曾电请广州的孙中山设法营救，后来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将陈独秀释放了。陈独秀出狱的那一天，我们曾雇了汽车到法国会审公廨去迎接。我记得前一年秋天派往莫斯科的青年团员中有两三人这时到了上海，在欢迎陈独秀出来的时候，还曾用俄语唱了国际歌。

陈独秀出狱以后，仍住在老渔阳里二号，他被捕留的期间，不过两星期，他的寓所并没有党的文件（文件都在辅德里六二五号），所以他在原寓所还住了两个多月。四月间，他一个人曾在南成都路靠马路的住房中，租了楼上一间统厢房住下，我曾去过这地方。他在这里也只住了一个月。五月间，他又搬到上海县地界住下。他的住所并不曾通知我，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来处理一些文件。他在上海县地界的寓所，只有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道，因为李启汉在上海县地界无意中遇到了陈独秀，才进到他的寓所去，据说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央工作部只有三个人，次后只有二个人，此外并无工作人员。只有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作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中央工作部除了出版《新青年》、《CP》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书籍外，就只有阅看各地组织的文件，并给予适当的指示。中央直辖的上海的党组织党员人数很少，常留上海的，当时只有沈雁冰、沈泽民、邵力子、李启汉、李中（高语罕在平民女校教书，不久也离开上海）等人。而李汉俊、陈望道已经脱离组织了。上海方面工运，只有杨树浦的机器工会（李中主持）和小沙渡的工人夜校（李启汉主办）。工人运动比较有成绩的地方，是京汉铁路的长辛店、郑州和汉口的江岸，其次是长沙、安源、唐山和广州。所以，当时中央工作部的工作是很简单的。

2. 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听说中央方面已经改过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

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处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街和门牌号码我不记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分组讨论时，我和蔡和森同志、张国焘三人同属一个小组，我是召集人，这次小组会是在辅德里六二五号开会的。我还记得，这次小组会开会所作的结论张国焘是同意的，但是把小组讨论的结论向大会汇报时，张国焘忽然对我们的结论提出批评。我当时质问张国焘说：我们小组的结论是你同意的，为什么在大会上提出批评呢？他答说：“那天小组讨论时，我不曾仔细想过。”张国焘阴谋诡诈，我对他很表不满，他所以借这个机会在大会上打击我，“打倒你，我起来”这就是他的秘诀。他以后叛党作特务，就从这个时候发芽的。我从第一次代表会的时候起，早已确定他是一个坏蛋。

结论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实是在上海召开的。

3. 以上两个问题是我对党负责的答复，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创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址，即新渔阳里六号二上二下的房子，是可以纪念的。一九二〇年夏间，内地有许多青年脱离了家庭，离开了学校，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觉悟”栏编者邵力子。党在上海发起以后，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租定新渔阳里六号作为容纳青年的处所，并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派俞秀松同志（党的发起人之一）负责主持。这些青年大约有二十人（罗亦农同志在内，他当时叫罗觉），在这幢房子外，还挂上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请国际代表威丁斯基夫人教俄